

<<城南旧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城南旧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716666

10位ISBN编号：754471666X

出版时间：2011-3-1

出版时间：译林出版社

作者：林海音

页数：268

译者：齐邦媛,殷张兰熙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城南旧事>>

前言

差不多快十年了，我写过一篇题名《忆儿时》的小稿，现在把它抄写在这里：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，也极平凡。

我喜欢热闹，怕寂寞，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。

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，搬个小板凳挤在人群里听鬼故事，越听越怕，越怕越要听。

猛一回头，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，小猫正在捉壁虎，不禁吓得呀呀乱叫。

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，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。

在我七八岁的时候，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“唱话匣子的”，给我很深刻的印象。

也是在夏季，每天晚饭后，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。

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。

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，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，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，晚上满室生香。

。

再过一会儿，“换电灯泡儿的”又过来了。

他背着匣子，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，贴几个钱，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。

到今天我还不明白，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。

然后，我最盼望的“唱话匣子的”来了，背着“话匣子”（后来改叫留声机，现在要说电唱机了！

）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。

我便飞跑进家，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。

母亲被搅不过，总会依了我。

只要母亲一答应，我又拔脚飞跑出去，还没跑出大门就喊：“唱话匣子的！

别走！

别走！

“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，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，不得到结果，他是不会走掉的。

讲价钱的时候，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。

讲好价钱进来，围着的人便会捱捱蹭蹭地跟进来，北平的土话这叫做“听蹭儿”。

我有时大大方方的全让他们进来；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，把大门砰地一关，好不威风！

唱话匣子的人，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，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。

片子转动了，先是那两句开场白：“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《宇宙锋》”，金刚钻的

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，嗞嗞啦啦地唱起来了，有时像猫叫，有时像破锣。

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，还要加价呢！

不过因为熟主顾，最后总会饶上一片《洋人大笑》，还没唱呢，大家就笑起来了，等到真正洋人大笑

时，大伙儿更笑得凶，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“大团圆”结局。

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（多么有用的一块钱！

），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“城南游艺园”去，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。

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。

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“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”的教条。

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，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，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《锯碗丁》、《

春阿氏》，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《梅玉配》。

后来去熟了，胆子也大了，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（两个铜板）上厕所，溜出来到各处乱闯。

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；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；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《空谷兰》。

大戏场里，男女分座（包厢例外）。

有时观众在给“扔手巾把儿的”叫好，摆瓜子碟儿的，卖玉兰花的，卖糖果的，要茶钱的

，穿来穿去，吵吵闹闹，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。

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，那边贴着“奉厅谕：禁止怪声叫好”的大字，但是看了反而使人

嗓子眼儿痒痒，非喊两声“好”不过瘾。

<<城南旧事>>

大戏总是最后散场，已经夜半，雇洋车回家，刚上车就睡着了。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，已经十二点多了，还不许入睡，坐在她们（母亲或是老妈子）的身上，打着瞌睡，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：“别睡！快到家了！”

“后来我问母亲，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？”母亲说，一则怕着凉，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。

多少年后，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，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，偶然从那里经过，便不胜今昔之感。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，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，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。

那是真正的欢乐，无忧无虑，不折不扣的欢乐。

我记得写上这段小文的时候，便曾想：为了回忆童年，使之永恒，我何不写些故事，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？

于是这几年来，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。

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，但写着它们的时候，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，斜着嘴笑的兰姨娘，骑着驴回老家的宋妈，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，椿树胡同的疯女人，井边的小伙伴，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。

读者有没有注意，每一段故事的结尾，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，一直到最后的一篇《爸爸的花儿落了》，亲爱的爸爸也去了，我的童年结束了。

那时我十三岁，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。

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，父亲的死，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，我写过一篇《我父》，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：写纪念父亲的文章，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，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，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小女孩。

在我为文多年间，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，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，总不免要触及他过早离开我们的悲痛记忆。

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，还比不上和一个朋友更长久，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，又都是属于童年的，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。

他溺爱我，也鞭策我，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，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，和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。

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，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、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，他的生活多么丰富！

他生性爱动，几乎无所不好，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，等待他来动手，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。

但是促成他的早死，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，他爱喝酒，快乐地划着拳；他爱打牌，到了周末，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。

他是聪明的，什么都下功夫研究，他害肺病以后，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，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，就跟个小药房似的。

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，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。

我听母亲说，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，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，从黑夜饮到天明，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，他太任性了！

母亲的生产率够高，平均三年生两个，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，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，但父亲爱花是真的。

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，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，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。

于是父亲动手了，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，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。

盆里栽的花，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、含羞草、海棠、绣球和菊花。

到了秋天，廊下客厅，摆满了秋菊。

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，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，都是经过父亲

<<城南旧事>>

用心培植的。

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，要臭好几天，但是等到中秋节，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咧开了嘴！父亲死后的第一年，石榴没结好；第二年，死去好几棵。

喜欢迷信的人便说，它们随父亲俱去。

其实，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、施肥，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。

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，他却有更多的优点，他负责任地工作，努力求生存，热心助人，不吝金钱。

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，我常常想，既然如此，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，使生命得以延长，看子女茁长成人，该是最快乐的事。

但是好动的父亲，却不肯好好地养病。

他既死不瞑目，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，童年美梦，顿然破碎。

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，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。

我们努力渡过难关，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。

每一个进步，都靠自己的力量，我以受人怜悯为耻。

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，因为报答是负担。

父亲的死，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，细细想来，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！

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，多半居住在城之南——旧日京华的所在地。

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，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。

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、帘子胡同、虎坊桥、梁家园，尽是城南风光。

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，是有连贯性的，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，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。

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地愚昧而神圣吗？

林海音一九六〇年七月

<<城南旧事>>

内容概要

《城南旧事》是作者林海音的传记式小说，写了五个故事。

文字朴实温馨，故事生动起伏。

读她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孩子，看北京，看大人，看周遭的幸与不幸。

《城南旧事》描写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，住着英子温暖和睦的一家。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，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真，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。

<<城南旧事>>

作者简介

林海音（1918—2001），女小说家。
原名含英。
台湾苗栗人，生于日本大阪。
五岁随父母定居北京。
1948年到台湾，任《国语日报》编辑。
1953年主编《联合报》副刊。
1967年创办和主编《纯文学》月刊。
主要作品有小说集《城南旧事》，散文集《冬青树》等。

<<城南旧事>>

书籍目录

城南旧事（代序）

惠安馆传奇

我们看海去

兰姨娘

驴打滚儿

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

冬阳童年骆驼队（后记）

<<城南旧事>>

章节摘录

惠安馆传奇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

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、小小的尘埃。

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“还没睡够哪！”

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

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

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，都是新做的，棉裤筒多可笑，可以直立放在那里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。

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，倾着身子，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，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，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，天气冷，油凝住了，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。

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，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

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，她正在告诉宋妈，今天买什么菜。

妈不会说：“买一斤猪肉，不要太肥。”

她说：“买一斤租漏，不要太回。”

宋妈梳完了头，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，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。

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，连忙喊住她：“宋妈，我跟你去买菜。”

宋妈说：“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？”

宋妈是顺义县的人，她也说不好北京话，她说成“惠难馆”，妈说成“灰娃娃馆”，爸说成“飞安馆”，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“惠安馆”，到底哪一个对，我不知道。

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？

她昨天还冲我笑呢！

她那一笑真有意思，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，我就会走过去看她，跟她说话了。

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，三层石台阶上去，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，门上横着一块匾，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：“飞安会馆”。

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“飞安”那个地方来的学生，像叔叔一样，在大学里念书。

“也在北京大学？”

我问爸爸。

“北京的大学多着呢，还有清华大学呀！燕京大学呀！”

“可以不可以到飞安——不，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？”

“做唔得！做唔得！”

我知道，我无论要求什么事，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。

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，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。

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，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，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，轻轻说：“疯子！”

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，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，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。

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，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！

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，看来来往过路的人。

是昨天，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，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，我呢，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。

<<城南旧事>>

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，穿过魏染胡同、西草厂，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，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。

刚一进胡同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，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，黑绒的毛窝，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，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，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，两手玩弄着辫梢，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。

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，胡同里没什么人。

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，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，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，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“灰娃馆”。

我跟在妈的后面，一直看疯子，竟忘了走路。

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，正好看到我，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，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。

她的脸白得发青，鼻子尖有点红，大概是冷风吹冻的，尖尖的下巴，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。

忽然她的嘴唇动了，眼睛也眨了两下，带着笑，好像要说话，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，招我过去呢。

不知怎么，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，跟着，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。

可是妈回过头来了，突然把我一拉：“怎么啦，你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有点迷糊。”

妈看了疯子一眼，说：“为什么打哆嗦？”

是不是怕——是不是要溺尿？

快回家！

“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。”

……

<<城南旧事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久仰其大名，却一直没有兴趣看。

在22岁的今天，已经彻底告别了我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，却不可救药地迷恋起儿童文学，喜欢里面的单纯、质朴与干净。

今天看完这本《城南旧事》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为何早先我不知道这是部如此精良的作品？

——叶圣陶 上海是张爱玲的，北京是林海音的。

——余光中

<<城南旧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